

邱华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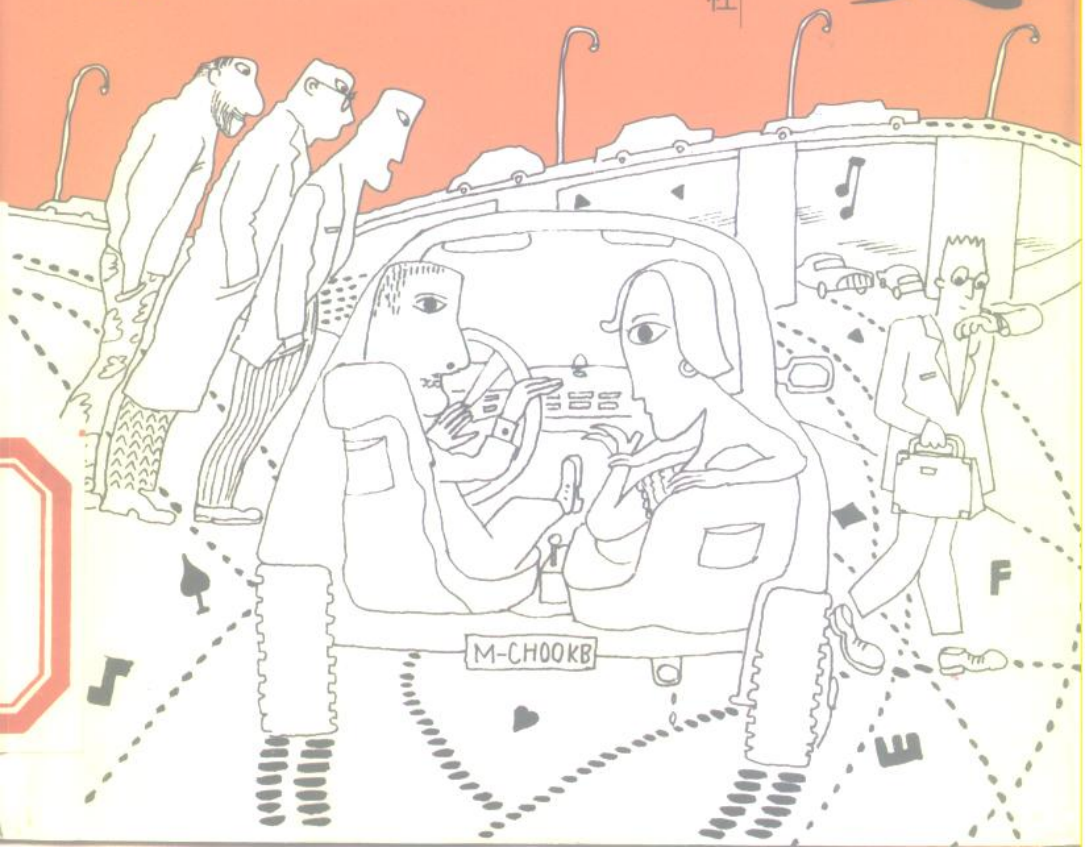
著

蓝焰
文丛

主编 · 刘心武

都市新人类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蓝 焰 文 丛

主编/刘心武 策划/陈勇 祝勇

都市新人类

邱华栋/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新人类/邱华栋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8

(蓝焰文丛/刘心武主编)

ISBN 7-5043-3037-X

I. 都… II. 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322 号

I247.7 2
QH D

都市新人类

邱华栋 著

责任编辑:王平 张智勇 责任校对:谭霞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规格:850×1168毫米 印张:10.75

字数:200(千)字 开本:大32 印数1-6000册

版次: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43-3037-X/I·418

定价:13.50元

燃着蓝焰的青春心

——《蓝焰文丛》总序

刘心武

这套丛书中所收的，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作品。其中好几位是直到六十年代末才落生的。他们写作这些篇章时，正处于走向三十岁，或接近四十岁的人生途程。

我也曾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比我更年长的一代当然也都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空中，青春的花朵也总是要力求恣肆地开放，并努力地使自己的花盘绽成浑圆，散发出往往是充盈着浓酽理想情怀与浪漫追寻的芳馥；接着而来的会是花瓣的谢落，外在华美的暂时脱卸，但同时也便胀出了青果，饱含遗传密码与个体变异信息的青果将在人世的风雨中经受更深

层次的锤炼与雕塑，于是那循环在果实内的汁液往往会更富于理性，或更幽默风趣……通过三十岁，走向四十岁，超前而立，惑之弥深，这是果实痛苦而甜蜜地膨起并充实的岁月！这个人生时段中的文学，常常不仅凝聚为作家个人一生创作中的代表作，在作为一辈人的总体推进中，也往往凝聚为一代文风，或至少是文学史上的一道明显的印痕。

当然，每一代，或者不贸然划代，而说成每一茬吧，各茬作家在其三十岁上下的创作，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特别是文化氛围的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便会在总体风貌上，显现出有别于上下各茬的独特韵味。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文革”时他们或仅仅有些朦胧的社会性记忆，或竟全然没有相关的生命体验；因而他们的文字一般不会抚摩“伤痕”，也不大会慨叹“蹉跎岁月”；他们心性的成熟期，已处于大开大放的社会转型之中，物欲即使不能说是业已横流，但给予他们身心强刺激的已不是诸如“红袖章”、“国防绿”、“黄土地”以及“黑墨汁”加“批判稿”加“浆糊桶”等等社会因子；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最令他们心旌摇动，或至少是引动他们观察思考的，已是都市里万丈红尘中的光怪陆离、农村里飞速跃动改变着的天际轮廓线与鸟瞰效应，其中包括诸如股票期货、多媒体电脑、好莱坞大片、家用汽车销售广场、西方国家领事馆外等待签证的队伍、夜晚像钻石山般赫然耸立的五星级大饭店……以及豪华俱乐部门外的乞丐、离风景区很近的以破屋土桌等待“希望工

程”快来救援的小学、在被污染的江河湖泊边上新开辟出的巨型人工景点，生机勃勃的高科技开发区与圈起来却未及开发的荒芜耕地，个体书报摊上花花绿绿的纷然杂陈，等等。于是他们或令上几茬人吃惊地倾诉欲望，语涉比如说性爱这样的话题，或以想像力的飞扬与叙述策略的趣味为其美学追求的核心，令习惯于将社会责任感与严肃性作为阅读与评说规矩的人们不知从何处抓挠，欲听任之而不忍，欲规劝之而畏难。但是这些六十年代的作家们喷涌般地书写着，在他们的文字中，欲望与调侃固然常常令一些人感到担忧与可疑，然而你细细地品味吧，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在他们张扬欲望的悲欢嬉怨中，融汇着力求灵与肉、欲与德、行与法、意与矩、己与群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的焦虑与索求；在有几位作者的文字中，更显示出对前辈精神结晶的积极继承，与处在新的的人文环境中自我沐灵的自觉性。

不管人们的出生年代是多么接近，甚至于是“生辰八字”全然一致的人，他们即使基本上一直生活在相同的人文环境中，他们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依然使他们在一旦进入文学创造时，显现出不同的美学取向与文字风格。这套丛书所收的各位作家的作品，个性特色十分彰著；分开看是独特的心灵图像，合拢来是互补的断代绘画。相信会有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多味而厚重的审美快感。

常常忆念自己已逝的青春岁月，也偶尔翻阅自己在那独特的生命悸动期中，匆促而真挚地书写出的东西，时

时“马后炮”似地自问：为什么不能更沉稳些？更精致些？更成熟些也更深刻些？青春期便结出无疵硕果，因而不悔少作的天才，世上曾经有过，将来更必会再有，然而那真是凤毛麟角，非我们一般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所敢跻身于列。我的想法，是既有一颗燃着蓝焰的青春心脏在强烈地悸动，那便无妨先将创造一个文学空间的欲望尽可能灿烂地释放出来，犹如花蕾拼力地胀圆，或许那过份强烈的开放所带出的某个花瓣未及规整，又或是某个花瓣竟过早坠落，但花至开期最好还是放胆地开，莫待无花空有枝！这不是为自己的少作辩解，更不是教唆现在的青年人勿重质量单求频频发表，而是实实在在地悟到：人生只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由花变果的微妙期，这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悸动，实在是铸就血肉鲜活的文字篇章的最佳精魂！我祝福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九十年代留下了这些鸿影心迹；我祈盼在今后的人生途程里，还能从他们的心焰中获得光与热、惊与喜！

一九九七、五、二十七 绿叶居

嘹亮的期待

——《都市新人类》序

刘 晖

用代际或某种理论来给邱华栋命名是困难的，虽然他已被戴上了诸如新生代、新状态、新都市、新市民等多顶帽子；同样，用现在的写作来预言邱华栋日后的走向也是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写作才露出冰山下的一角。

毫无疑问，邱华栋是一个颇具潜质的生长性作家。从《别了，十七岁》的少年情怀到《不要惊醒死者》的黑色诘问再到这部《都市新人类》的城市病理学，他写作的脉络纵使多变，但生长性却十分清晰。这位生于新疆的青年作家，受大陆性气候及原野的广阔气质影响。他的性格既具有野马般的奔涌，又具有天山风云的多变，这

使他的写作身份有些可疑,但正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他的写作带有一种新的走向和可能性。

既然邱华栋被认为是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那么有必要对新生代作一个区分。我认为,新生代是一些热衷于当下、个人的写作者。他们和以往那些进行宏大叙事(如民族、国家)的作家不同,也与一些依靠意识形态推论写作的人员相区别,甚至和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对形式的迷恋和文本实验产生分野,他们没有在九十年代的欲望现实及复杂图案前陷入“失语”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技术与文体的隐密实现。也许他们不热衷为形式而形式,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在为活生生的现实寻找一种相匹配的叙述方式而进行着条件可能性的探索。在和邱华栋的交谈中,他多次表露出对以前一些“经典”作品的陈旧感和失望感,他在力图找到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可能性的叙述方式,并实现小说的“保值”。这是邱华栋的难题,也是新生代作家共有的难题之一。

实际上,新生代作家之间也是互相区分的。如朱文热衷于对没有诗意的生活的反复陈述,李冯则迷恋于把各种知识材料或古代传统进行当代精神的重写,而邱华栋则一直在表达在九十年代都市生存的焦灼并企图找到自己的一种返源之旅。

邱华栋处理的题材是九十年代的都市北京。我们说邱华栋描述的是当下的现实,那么当下的现实是怎么样的呢?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推进,信息化的泛滥与繁殖,全球资讯可以瞬间抵达,乡土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迅猛的城

市化的浪潮。资本的增殖直接改变了地图的颜色：绿色在减少，褐色和灰色在增多。在这种浪潮中，文化与心灵现实也在经历着剧变。我认为，当前的中国类似于画面斑驳的层积照片，这里层积着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现代的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的各种景观。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在这种景观下确立自己的诗学方式。在邱华栋的小说中，北京不是四合院、胡同式的民俗展示，也不是千年皇城的历史阴影，甚至不同于政治中心的政治运作及谋略，邱华栋视野中的北京主要由商场、写字楼、娱乐场所及大众文化工业构成。邱华栋处理的是都市的繁殖与增长过程，以及都市人的追逐与寻找，并由此引来的焦虑与狂喜。城市不是背景，不是对象，它本身就是命运，就是主角，并以一种类似于物神本身的形象存在于大众的视野当中。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设定了邱华栋的神话的、隐喻的及寓言的个人讲述。对他而言，小说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单纯经验的，他有自己的象征仪式，意象群落及聚合方式。邱华栋的小说许多都是虚构的（在逻辑上而言），变形的及至寓言的，现实经验只有在这个系统下及叙述聚合下才显示出自己的碎片般的意义。这本小说中的《时装人》、《化学人》、《公关人》、《新美人》、《环境戏剧人》等都市新人类不是以个体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类和面具的面目出现，这是邱华栋个人诗学的秘密所在，也是他的难处所在。邱华栋需要找到一种更强有力的思想资源，聚合起更细致、更丝丝入扣的事实，以展现出

新的可能性和生长性。目前，邱华栋的小说写作已开始在这条绳索般的道路上探索。邱华栋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而这正是新的优秀小说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都市新人类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欲望化的人，还是批判的人，抑或是在欲望图景和寻找旅途挣扎的人呢？都市新人类是未来人的前兆吗？我们的城市会不会涌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质上将构成邱华栋下一步写作的前提，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构成了邱华栋未来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在这里，我需指出，邱华栋并不满足于对都市的描述，他正试图处理更广阔的题材及对新的主题的探索。我期待着，邱华栋将写出更具包容性、更复杂、更饱满，更具有出发与抵达意义上的大陆之书和命运之书。

目 录

总序（刘心武）

序（刘晖）

环境戏剧人/1

乐 队/55

时装人/114

公关人/126

直销人/137

电视人基努·里夫斯/148

高速公路上的滑板嘎浪士/160

新美人/176

音乐工厂/189

偷口红的人/202

乐器推销员/221

别墅推销员/233

保险推销员/247

持证人/256

化学人/268

如何杀死一棵树/281

• 邱华栋小说 •

城市航船/290

眼睛的盛宴/307

环境戏剧人

爱达荷州，面积216412平方公里，人口94万多人，州府博伊西。主要城市有波卡特洛和爱达荷福尔斯，州花是丁香花，州鸟山蓝鸲。爱达荷州有全美最深的赫尔斯峡谷，由两岸下望，深不见底。

——摘自《美国地图册》1993年1月版

第一章

1

我总是觉得我像是一粒灰尘一样飘浮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加上令人怀念的学生时代，我在这座北方大城市已经生活六年多了。我和城市就像是两个骗子一样互相提防，而又不得不互相信任。出于对我的怜悯，这座城

市给了我一个“戏剧人”的角色，让我还能够在它的巨型手掌的夹缝间生存下去。但我知道，它随时都可能一下子把我掐死。每天，当我和我的戏剧人伙伴们穿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街道，像某种呕吐物那样，在城市的口腔和牙齿间流动不已时，我无法拒绝那些日异地长高的各种饭店、大厦、写字楼、购物中心、超级商场以及欧美快餐来威压我们。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我是一个满腔怒火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我只做先锋戏剧，我是一个环境戏剧论者。我将我的戏拉出了舞台，彻底地改变了舞台与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静止关系。从而可以把戏剧放到社会的各种环境去演出。因为每天发生的各种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在这个他娘的什么都在解构的时代里戏剧的真正精神早已萎缩，已退化为乏味无聊的、充斥在电视台上各个电视频道的肥皂剧。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些什么？面对更多的沉湎于物欲的人们，25岁的我忘不了大学时代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场梦，一种化学的发疯形式。”而我，却仍想要找到我青春的最后寄存地。我的“爱达荷”，你说我也许是一个镇定的疯子吗？

“你看到那些玻璃杯了吗？那些在大堂吧台上放着的一排玻璃杯？你不觉得它们发出的亮光有一种让人心醉神迷的感觉？”龙天米慵懒地对我说。她像一只已经厌倦了美食的波斯猫那样打了个哈欠，胸部的乳房跳了两下。

我们坐在凯莱大酒店的二层咖啡厅里。凯莱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酒店，它像幽蓝的一块砖头一样竖立在建国门立交桥的边上，与边上日本佬盖的长富宫大饭店相互辉映。这里的咖啡和西贡菜苑都不错，我正在喝着一杯维也纳冻咖啡。可和龙天米坐在一起我忽然感到了绝望。这座城市以它某种不容更改的法则在修改与毁坏着我们，让我们无地自容。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说。我看见龙天米哼着一首十分没劲的歌在吃她那份蛋糕。我和她认识已有多年，还是在戏剧学院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共同主演一部莫里哀的喜剧，在那天晚上戏演完了之后，我们之间的戏倒是接着又演了下去：在一阵道具乒乓作响声中我们拥抱着倒在了幕布上，在一阵激烈的节奏中我们——于是我们就成了情人。从那一天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全部拥有，也一刻没有空全拥有过她。但我想我是爱她的，如同其他爱她的男人一样。现在我坐在凯莱大酒店咖啡厅的深蓝色玻璃幕墙之后向外窥探。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东便门立交桥，一列火车正缓慢地通过那里，那种节奏谨慎而又坚定地在北京站方向而去。再往南则是东花市高级住宅区，那里住了不少有钱人。我看见有很多漂亮的私家车沿着一幢幢欧式的公寓楼一字儿排开，浑身闪耀着这个时代铜臭气十足的光芒，那么幽暗而又令人伤心。远处，国际饭店、鸿基大厦和其他高楼直逼我的视线，让我有一种推倒积木似的强烈愿望想推倒它们，因为它们给了我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我现在

仍然感到这座带给我激情和梦想的城市是如此的陌生。

“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你所说的‘爱达荷’？它是一个什么鬼地方？”龙天米忽然斜着眼睛看我。要在平时，我会觉得她的这类斜视美丽异常，而且我还会为此吻她那么几下。可在今天我实在恼火透了。“我不知道，姑娘。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回到爱达荷。你不觉得你的这种提问十分没趣吗？爱达荷是他妈的美国的一个农业州，有很多漂亮的奶牛和农场，当然还有很多像奶牛一样有着大乳房的漂亮姑娘。”我恶狠狠地说。

“够了，闭嘴吧。”龙天米忽然幽深地看着我对我说。“你变了我再也不想见你了。我想我讨厌你，你这个粗鲁的混蛋。再见！”她扬起她美丽的下巴，站起身就朝外走。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我可没打算要失去她，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她走得飞快，我喊了一声，她也不停下来。我一直认为她不错，这不仅因为她是我的好伙伴，还在于她一直想和我回到我所说的爱达荷，这样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女人则喜欢养宠物、配戴假发、假乳与假臀，以一切假物来毁灭可怜的男人们。就在今天之前，我每一次和龙天米互相拥抱着沉睡在城市的黑夜里时，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再也回不到爱达荷的恐惧。

“嗨，嗨嗨，你最好停下来。”我走出咖啡厅，对她疾速走动的背影说。她根本不理我，向右一拐，就消失了。我连忙又跟了过去，推开了一间屋子的门却发现是一间四面全是镜子的化妆室，龙天米已经不知去向。莫